

朱诺与孔雀

(三幕悲剧)

[爱尔兰] 希恩·奥凯西 著
林 疑 今 译

Sean O'casey

Juno and the Paycock

本书译自Samuel French 1932年演出版,并参考麦克米伦
1957年出版的《奥凯西戏剧集》,卷一。

内 容 提 要

本剧是爱尔兰剧作家希恩·奥凯西的著名悲剧。剧中通过都柏林一个大杂院的住户——卜伊尔一家的遭遇,揭示出爱尔兰当时的民族矛盾、社会矛盾,以及战争与政治动乱给人民造成的苦难,从而展现出一幅悲惨的生活图景。作者以个性化的、生动而真实的语言刻划了人物形象,因此,人物各有其性格与面貌,显得栩栩如生,至为动人。

责任编辑:罗晓风

朱 诺 与 孔 雀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戏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 66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 $\frac{1}{2}$

1982年9月第1版

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500册

书号: 8069·323

定价: 0.32元

人 物

“舰长”杰克·卜伊尔
朱诺·卜伊尔，其妻
约翰尼·卜伊尔，其子
玛丽·卜伊尔，其女
“老枪”达礼
梅茜·马迪根大娘
“针线”纳金，裁缝
唐克烈大娘
杰雷·笛文因，工会积极分子
查礼·边沁，教员
游击队的动员人
游击队员二人
煤贩子
缝纫机推销员
搬运家具的工友，二人
邻居二人

大杂院的住户

布 景

第一幕 都柏林某大杂院，卜伊尔家租住的两间房的一间：起居室。

第二幕 同上。

第三幕 同上。

第一幕和第二幕间，相隔几天；第二幕和第三幕间相隔几个月。

第三幕演出过程中，一度下幕几分钟，表示在一小时后。

时 间 一九二二年

第 一 幕

场景是都柏林某大杂院，卜伊尔家租用的两间房之一间：起居室。右首有一扇门通街上。门的上首，临街开有一窗。靠后台的正中间，又有一扇窗户。这窗户右边放有一只食具柜，上放盘碟。窗子的左首有一个壁龛，里边摆了一张床，外边挂着幔子。台左靠后有道门，通向另外的房间。这门的下首有个壁炉。炉架上倒放着一只闹钟，钟背朝天。炉架上的墙上挂有圣母像，圣像下供着一只红色小钵，里边盛着油，油上漂着一根点着的灯草。这盏还愿灯必须始终明显易见。起居室的正中间摆着一张厨房用的便桌，桌后和两边各有一把椅子。桌子的一头支起一面小镜子，还摊开一份日报，另外一头则放着早点的盘碟。壁炉边放有一把破旧的扶手椅。炉栏内有一只煎锅，炉旁铁架上放着一只茶壶。食具柜边靠着一把工人通常用的长柄铲子。

幕启时约翰尼·卜伊尔正蜷缩地坐在炉边的扶手椅里。他是个瘦弱的青年，比玛丽年轻；他的脸苍白失色，板得紧紧的，眼神恍惚不定，含有无限的恐惧。他上衣的左袖管空荡荡地吊着。

他走起来有点跛。

玛丽没穿羊毛罩衫，正对着支在桌上的小镜子梳头，罩衫搁在椅背上。当天早上的报纸摊开在小镜子边，玛丽不照镜子时就看看报。她二十二岁，长得匀称好看。她精神上有两种力量在进行拉锯战——贫民窟的生活环境在拖她后退；她阅读的书籍则在推她前进。这两股相反的力量，往往从她的谈吐举止流露出来，生活环境拖她后腿，她稍为涉猎一下文学，尽管只是皮毛，可又在促她进步。时间是早上。

玛 丽 (读着报) 在一条荒凉的小道上，远远在芬格拉斯的那一边，人家找到了他。

卜太太从右首门上；她上街采购回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裹。她现年四十五岁，要是回到二十年前，一定相当好看；现在她的脸终于变成了工人阶级妇女的脸相：无精打采，单调平凡，忧愁烦闷，其间还夹杂有一种机械性的反抗。要是环境顺利，她可能是一位漂亮、积极、聪明伶俐的妇女。

卜太太 你爸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？

玛 丽 还没有啊，母亲。

卜太太 (在右) 唉，他总是要趁他高兴才回来；多半又上了“老枪”，象孔雀开屏般，在城里大摇大摆。(把小包放在桌上) 我到处听人家在说唐克烈家儿子的事，全都刊登在今天的各家报纸上啦。

〔卜太太从玛丽身后走过去，脱下帽子和黑围巾，丢在壁龛的床上。

玛 丽 详细情况今早日报都登出来了：身上七处枪伤，一枪从脖子上打进去，从左肩胛骨下穿出来；一枪从左胸口打穿了心脏，一枪……

约翰尼 (从炉火边一跳起身) 唉，老天爷，千万不要往下读好不好！你们难道一点点感情都没有了？看来你们今后读报，就专读血腥大屠杀！（他匆匆拐进左首卧房）

玛 丽 (望着弟弟的背影) 怎么忽然间变得这么神经过敏。
〔卜太太走到桌子的右首。

卜太太 玛丽，报纸回头等我上工后回家自己来看。大伙都说他是死硬派——感谢天主，约翰尼这阵子少跟他缠在一起……（打开小包，取出一些腊肠，装在一只盘子上）唉，你们那爸爸再不快点回来，只好不吃早点了；我就没时间侍候他。（卜太太把桌子上盛腊肠的盘子端到食具柜边，放在食具柜的底层里）

玛 丽 你就搁在那里，等他回来自己吃不行吗？

卜太太 那就让他带着“老枪”达礼一道来饱吃一顿？噫，这就正合他意，恰恰就是他等待的好机会——挨到我出去上班工作了，才带着那个死不要脸的老枪，大模大样走进来，把家里的煤砖烧个光，茶水喝个光，表示他为人多么慷慨大方！我今天可

就偏偏要待在这里等，就是待到明天早晨也行。

(走到火炉前坐下)

约翰尼的声音 (在室内)妈!

卜太太 嗯?

约翰尼的声音 倒杯水来。

卜太太 玛丽，好歹给小伙子倒杯水吧。

玛 丽 (还在镜前梳头)难道他还是小娃娃，不能自己出来倒杯水?

卜太太 (从炉火边起身，走到食具柜边，倒了一杯水)要是你自己身上哪儿不舒服，也会盼望人家最好倒杯水来喝喝。(卜太太端着水走进左边房间，回来后仍旧坐在火前)

卜太太 你瞧他老是要求人家这么等待，好不叫人难受!他摆这副大架子，简直象每周挣二十金镑的大阔佬。他人寿保险的年限早已超过，领失业救济金也拖得刚过了期限，现在可又在拖延时间折磨我!而且整天唱歌哼小调，其实他正应该上教堂，双膝跪下来，做连续九天的长祷告，祈求有个职业才好哪!

玛 丽 (在用条缎带束头发)妈，我就不喜欢这条带子；还是绿带子好，比蓝色好看。

卜太太 (狠狠地拨火)唉，随便哪一条都行，小姐，只要别来麻烦我。我就不明白，既然你人在罢工，何必头上还束上缎带，还穿什么丝光袜子；就是由于

你们太爱打扮，老板才会认为工资给得太多了。

玛 丽 硬要规定我们穿什么戴什么，事事都先征求老板同意，那种日子早已过去啦。

卜太太 我就不懂，你干吗要为着詹妮·克拉菲罢起工来；在这以前，你对詹妮从来就没说过一句好话。

玛 丽 既然参加工会，就要坚持原则。老板凭什么开除她？明摆着的是迫害。我们可不能让她坠落到街头去拉人吧。

卜太太 当然不能啦——你们想的就是搭伙陪陪她。一个人受迫害还不够。老板迫害，牺牲一个人，工会可更进一步，要牺牲一百个人。

玛 丽 不管你怎么说，妈——原则还是原则嘛。

卜太太 对对，明天我找老墨菲去，要是他明知道我去的目的不是还债，而是继续赊欠，我再向他讲什么原则（本钱）还是原则（本钱），他将怎么说呢？要是他再也不肯赊账，那么我们一家人可怎么办？

玛 丽 他不敢不赊——要是他不肯，难道你不能告诉他，我们会还账的。

卜太太 你这口气，好象我们一向是还人家账的，管他赊不赊。

〔约翰尼在左边卧室门口出现。〕

约翰尼 我方才躺了一会儿，以为你们都走啦。西门·麦凯那老汉，就在我头顶上踢跼踢跼走个不停，简

直就象在我脑子里直打雷！他真该死——上帝饶恕，我又动了咒人的恶念！

卜太太 那好啦，你再躺一会儿去，我就给你沏杯好好的热茶来。

约翰尼 茶，茶，茶！你就惦记着茶！连个快死去的人，你也要给他灌一杯茶！（他走回去）

卜太太 我也不知道怎么待他才好。复活节起义时他的臀部中了一枪，已经够呛，接着在奥康内尔街的巷战中，胳膊又挨了炸弹，这样，人可就完蛋了。我早就看出他是胡搞一场。上天知道，我好说歹说，再三劝他别去搞什么自由邦^①，还给他下跪过。

玛 丽 人家是坚持原则嘛。妈，不管你怎么，原则究竟还是原则。

约翰尼的声音 （在左首卧室内）姐姐不出去吧？

玛 丽 （叫嚷）出去，我才不待在家里；你可别妄想派我当小佣人，听你使唤！

约翰尼的声音 撂下我一个人可不行！

卜太太 你们大伙儿把我缠累得真够受啊！你们离开了妈，哪一个都不知道怎么办啦。（在左首门口对约翰尼说）你爸待会儿就回来，你需要点什么，由他来照应吧。

① 爱尔兰人于1916年复活节起义，失败后展开游击战多年，英国于1922年被迫承认自由邦。自由邦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。民主共和力量继续反抗，称为共和党或死硬派。——译注

约翰尼的声音 我最讨厌求他什么事……他也最讨厌人家打搅他……圣母像前的灯还点着吗？

卜太太 点着的！里边供一盏圣安东尼还不够，外头这里还得跟圣母供一盏！

〔杰雷·笛文因由右门匆匆入。他年约二十五岁，身体结实，为人积极恳切。他是现今劳工运动中常见的典型人物。他有一定的政治修养，懂得把他联系的群众团结成为一股力量，但是还不懂得怎么扩大这股力量，为大众争取利益。玛丽一手抓起罩衫，连忙往左首房间里跑。〕

杰 雷 （赶得喘呼呼地）舰长呢，舰长呢，卜伊尔太太？

卜太太 （坐在火炉前，掉过头来望杰雷）你倒不如这样打听吧：老枪达礼在哪儿，他就在哪儿——泡在那家小酒馆里啦。

杰 雷 法雷尔神父方才喊住我，叫我跑来叫他，赶快上拉斯迈斯那个新工地去报到；这新工程的工段长，原是神父的表弟，神父跟他提过可怜的约翰尼和他的爸爸闲得太长久了。工段长对神父说，叫舰长尽管来，准定给他试试看——不晓得舰长这人在哪儿？

卜太太 （起身向台右的杰雷走去）不是在雷洋？便是在福利酒店。

杰 雷 我先往雷洋赶——老枪是那儿的老主顾。（他从右门匆匆下）

〔卜太太走到火炉边，坐下，心情激动。

卜太太（可怜巴巴地）这工作准定又给他搞吹了。我猜得一定不错！他一听到什么风声，便打定主意死赖在外边，挨到夜晚才回家，故意错过时间。只要他跟那老耸肩膀的老枪混在一起，他一辈子都没有出息。我劳动得人快累死了，而他呢，却象孔雀开屏一般，高翘着尾巴，成天价玩，招摇过市！

〔听见右门外有“舰长”卜伊尔和老枪走上楼来的声响。“舰长”正在用一种深沉宏亮的声音唱“圣灵啊，听我的祷告”。卜太太抬起头来听；她起身走到桌子后边倾听。

卜伊尔（在右首门外唱）圣灵啊，听我的祷告！听……噢……听……我的祷告……听，噢，听……噢……听……我的……祷……告！

老枪（在外边）啊，这支歌真妙，真正太妙了！

〔卜太太走进台左靠后台的壁龛，坐在床上，以便帷幔遮住身子。

〔“舰长”卜伊尔由右慢慢上。他年约六十，但身体结实强健，头发灰白。他的脖子短，头又长得象有的人家大门门柱上的石球。他的面颊紫里透红，鼓唧唧的仿佛经常要压下几乎压制不住的喊叫声。他上唇留有一簇修剪得平平的、卷曲的短须；他上半身直挺挺的，挺得稍为向后靠，肚皮稍微向外鼓出。他迈起步来缓慢高傲、神气十足。

他的衣服邈邈，头戴一顶褪了色的帽檐上光的海员帽。

卜伊尔（对着还在屋外的老枪说）进来，进到里边来，老枪；她老早走啦，老弟。即使没有什么旁的好吃，至少可以搞杯茶喝喝。她出了门才是我唯一安逸舒服的机会。她的外号根本不当是什么天后朱诺，倒不如说她是女瘟神，^①成天这么嘀嘀咕咕，乱发牢骚。

〔老枪小心翼翼地由右门入。他的年龄可能比“舰长”卜伊尔年轻，但是看起来却苍老一些。脸长得象是一卷绉纸，眼睛老是狡猾地一霎一眨。身材细瘦、肌肉松弛，经常一扭一扭地拱肩缩背，表示讨好。见人总是嬉皮笑脸。〕

老枪（在右首）跟一个老是嘀嘀咕咕的娘儿缠在一起，真太可怕了。我就不懂老兄怎么熬得住——要是我，准要老得更快了。幸好她有工作，逼着她经常外出，因为（肩膀一耸）猫儿不在家，耗子称霸王！

卜伊尔（得意地命令式一指）端把椅子来烤火，老枪，咱们过一会儿就喝茶。

老枪 啊，喝茶是好事，真正太好了——提神振气，又不……

① 原文是“悲伤的戴陀”，相传是迦太基的女王及建国者，因失偶而十分忧伤，跳火自焚。朱诺（Juno）是古罗马主神朱庇特之妻，有时用来称呼气派堂皇的美人。——译注

〔卜太太从壁龛里一跃而出，打断老枪的话，往丈夫和老枪中间气愤地一站，狠狠地瞪瞪丈夫，又瞪瞪老枪。两个男人都目瞪口呆。〕

卜太太 （以甜蜜的反讥口气说话——边拨火，边掉转头去瞪老枪）端把椅子来烤火，老枪，咱们过一会儿就喝茶！喂，可真不要再煮个荷包蛋？

老 枪 我不能多待，卜太太，我有急事，有急事非走不可。

卜太太 端把椅子来烤火呗，老枪，别人家里怎比自己家里舒服多啦。

〔老枪急急忙忙往门口走。卜伊尔也拔腿跟着动；可又想场面缓和一下，于是停下脚来，突然说道：“老枪！”〕

老 枪 （在门槛上，正预备往外溜）哎？

〔卜伊尔从他太太面前走过，走向右首的老枪，边走边意味深长地说话。〕

卜伊尔 老枪，你不是认得负责吉勒斯撒尔工地的工段长吗？

老 枪 （茫然）吉勒斯撒尔的工段长？

〔卜太太站住盯着他们俩，她人站在台中央偏左，平静地倾听他们对话，眼睛里可冒起恶狠狠的火焰。男人们企图欺骗她，这诡计可给她看穿了。〕

卜伊尔 （以目示意）他不就是你的老朋友吗？

老 枪 （开始领会对方的意思）吉勒斯撒尔的工段长——

哦，对啦，对啦。他正是我的老朋友——哦，他是个好人，真正是个好人。

卜伊尔 那就十拿九稳了。可惜今早没在吃早饭的时候就赶去——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在干活儿啦；可惜当时你还没听到消息。

老 枪 (耸耸肩)现在去也不嫌晚啊。

卜伊尔 无论如何，我们早该干活了，叫我老是吊儿郎当，我也闲得腻了。人家已经答应过你——消息那怕不是道地可靠的？

老 枪 对。他说，“吃中饭钟一敲你就来好了，我立刻安排工作给你和你带来的朋友。”啊，我就说，你是个好人的，真正的好人。

卜伊尔 噢，这消息真太好了，我们等待得太长久了。

老 枪 可不是，天无绝人之路。

卜伊尔 中饭是一点钟打钟，我来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了。
(他走到炉架前，小心翼翼地提起闹钟)

〔卜太太站在舞台中偏左，注意卜伊尔和老枪的举动。

卜太太 (望着卜伊尔)喂喂，可别胡搞那闹钟，你明知道，稍为一动它就出毛病。

卜伊尔 (手里拿着钟，不理睬太太)这工作也来得太凑巧了，老枪，我浑身是劲，甚至把我的腿酸疼都给忘了，尽管就在上星期，我还疼得几乎成为残废哪。

老 枪 那真是福至心灵；啊，否极泰来！

卜伊尔 (看着钟)现在不过十一点钟——时间还很充裕。
(把钟小心地放到炉架上，从卜太太面前走过去，走到老枪身旁，站在他的左边)我先吃早点，换上旧的劳动裤，然后咱们笃笃定定走去上工好啦。(卜伊尔踱到食具柜边，拿起铲子，折回老枪身边，展示铲子)老枪，咱们还是把工具带去吧。

老 枪 对嘛，舰长，还是作好准备，有备无患。你带长柄铲，我带土镐。带去的工具可能用得上，可能用不上。我们往往由于只缺一颗小钉子，马蹄铁钉不下去；由于只缺马蹄铁，马垮了；由于只缺马，人也垮了。哦，多么好的谚语，真正太好了。……

〔卜伊尔太太骤然生气地往老枪冲过去，老枪连忙从右门溜出。卜太太把门呸的一声关上。卜伊尔方才给太太在冲过去时推在一边，现在走到食具柜边，把铲子仍旧放好。卜太太气愤地快步往左走，忙着挑火。〕

卜伊尔 (辩解地)只要我工作它几个星期，咱们就可以重振家业、恢复原气。

〔卜太太毫不理睬。〕

卜伊尔 那工程的工段长倒实在是老枪的老朋友，我也可能也认得他。(沉默)……我那条劳动裤，后边掉了

一颗钮扣，……只要你留针线下来，我自己来缝……谢天谢地，我腿上的酸痛总算止住了！

卜太太（突然喊起来）喂！杰克·卜伊尔先生，你们道地瞎扯的那一套可骗不了朱诺。我认识老枪和你已经相当很久了。你们认为瞎编童话故事就哄得过我，那是看错人了。

卜伊尔（站在食具柜前，轻声轻气地咳嗽，企图缓和紧张的局面）喔——喔——喔！

卜太太 老枪的老朋友！唉，你啊，瞧你自己搭上了老枪做伙伴，一辈子还有什么出息！

卜伊尔 喔——喔——喔！

卜太太 铲子！看你这专拿刀叉讲究吃喝的家伙，还会想拿铲子去劳动！只要一听说哪儿果真有工作，立刻掉转屁股往相反方向奔跑——什么腿疼得连胳膊都提不起来啦！你的老婆做牛做马，千辛万苦给你挣下一口口粮，你却整天上街游荡，活象一只开屏孔雀。

卜伊尔 人倒不如死了干净，生不如死。

卜太太（不理睬对方的话）人家都管你叫“舰长”，其实呢，你一辈子只下过一次海，还是从这儿搭条破旧的煤船到利物浦；人家听你的口气，瞧你这付派头，还以为又是一位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呢。

卜伊尔 让人家安静安静好不好？

卜太太 哦，你倒老是在寻求安静。